

回族与汉语

胡振华

[提要] 回族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民族成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本文从民族学、民间文学及语言学诸方面印证了有关回族形成的历史资料，并指出汉语在回族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汉语已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但在回族使用的汉语中仍保留着回族先民母语的某些“底层”和有用汉语材料创造的不少不为汉族人民使用的词语，这些所谓的“经堂语”构成了回族在语言使用上的特点。探索回族先民使用汉语的过程，研究回族在语言使用上的特点，有助于深入研究回族形成的历史和回族来源的成分。本文在以上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在回族的语言问题的研究方法上也作了新的尝试。

回回民族简称回族，人口为7,219,352人(1982年)，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除壮族以外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回族散居全国，分布很广，主要聚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青海、云南、河南、新疆、河北、北京等省、市、自治区也分布较多。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属逊尼派。除海南岛三亚市回辉、回新两乡的回族内部尚使用一种“回话”^①外，全国各地的回族都使用汉语，长期居住在边疆其他民族地区中的还兼通当地民族的语言。

苏联境内居住着39,000人(1970年)。居住在吉尔吉斯(即柯尔克孜)加盟共和国的有19,800人，居住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有17,000人，居住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有2,200人，他们有94.3%的人说本族语言，即“东干”(ДУНГАН)语。^②苏联的回族被称作“东干”，他们自称“老回回”、“中原人”。东干语是在汉语陕西话和甘肃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联的回族多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入俄境的，他们除内部使用汉语的陕西话、甘肃话外，兼通俄语和当地的民族语言。

不久前，从沙特阿拉伯回到中国探亲的一位回族老人介绍说，那里住有华人回族约4,000人，仍在内部使用汉语，兼通阿拉伯语。他们多是新中国成立前迁移去的。泰国北部住有一部分被称作“中国回”(CinHo)的回族，是清末杜文秀起义失败后迁移去的。另外，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华人中，也住有少数回族。这些移居国外的回族，除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外，多数在内部仍使用汉语。

不论是国内的回族，还是国外的回族，其共同语言都是汉语。研究回族，也要研究回族与汉语的关系。为此，我拟在本文中，从探讨回族先民的民族成份及其语言情况入手，进而探讨回族是怎样使用了汉语的，以及回族使用的汉语中还有哪些特点。

① 倪大白《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载《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

② М·Сушанло《ДУНГАНЕ》(东干人)29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ЛИМ)，ФРУНЗЕ 1971。

回族的先民

回族“是由中国国内及国外的多民族成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①参与回族形成的这些多民族成分就是回族的先民。在回族形成一个民族后，仍有其他民族的人陆续融合进来，这一部分不宜称作回族的先民。

关于回族的先民包括哪些民族成分的问题，史料中有大量记载。我不准备在这里再引用这些众所周知的材料，仅想从有关回族的称谓和回族的民间传说方面再提供一些线索，以证明回族先民的主要部分是来自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东来中国泉州、杭州、扬州、广州的阿拉伯商人等，还不被称作“回回”。元代，大量的西域各族穆斯林移来中国内地，他们统统被称作“回回”。但这时回族尚未形成。到了明初，回回开始形成一个民族，便把本来是他称的“回回”作为自称了。迄今为止，回族人家在对于子女讲述本族来源时，仍说是来自“西域回回”。不少清真饮食店的牌子上，还写有“西域回回”的标志。我认为，这里的“西域”是一个广义的地理概念，它不只包括现在的新疆、中亚，还包括西亚、中东，以及克什米尔等地区。

关于回族的称谓，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间还有其他叫法。这些不同的叫法，多少反映了他们对回族先民的民族成份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证实回族的主要来源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各族人民。云南的傣、佤等族在民间仍习惯把当地的回族称作“帕西”(Pasi)，“帕西”一词来自“法尔西”(Farsi)，“法尔西”是“波斯”的原音。这就说明云南的一些回族先民很可能来自波斯。蒙古族常把回族称作“和屯”(Hoton)，有人认为“和屯”一词是由“和田”(Hotan)变来的，是由于蒙古语元音和谐的关系而变读的。这也说明回族中有一部分住在蒙古族地区的人，其先民来自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西藏的藏族也把回族称作“卡切”(Kače)，西藏的穆斯林中有一部分来自克什米尔，因而得名“卡切”。新疆说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把从内地迁到新疆的回族称作“通干”(Tun'gan)^②，并解释说Tun'gan < tur'gan (站下来的，住下来的)。如按突厥语族乌古斯语组语言发音，t→d，即称作“东干”dōn'gen~dōnen (返回的)、有迁去又返回之意。这与回族的“回”字的汉意巧合。从中也可间接地看出回族的先民是从西域移往中国内地的。另外，河南开封有一部分来自西亚地区的犹太人，他们被称作“蓝帽回”，还有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唐古特人等，也参与了回族的形成过程，他们亦是回族的先民，但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族先民的主要部分来自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各族人民，有不少流传在回族中间的民族传说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回族民间传说是：1.《回回原来》，原文见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185页。《回回原来》一书是清康熙三十六年亲征蒙古噶尔丹回来时赐给一个姓马的回族总兵的。2.《灵州回回的传说》，流传于宁夏。3.《回回的来历》，流传于甘肃临夏。4.《回族结婚时追马的来历》。5.《宛杂斯的故事》，流传于宁夏西吉、海原、固原。6.《“回回的话要听”是怎样来的》，流传于青海地区。7.《回汉自古是亲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8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北京·上海。

② 关于“东干”一词的解释有好几种，有人认为“东干”即“东甘”(东部甘肃)；有人认为“东干”来自“东岸”，是指这一部分回族来自黄河东岸；有人认为东干是“敦煌”或“潼关”的变音，是指这一部分回族来自敦煌或潼关；有人还认为“东干”来自“吐谷浑”等等，众说不一。请参看第37页注②《ДЪНГАНЕ》一书的前言部分。

戚》，流传于新疆回族地区。8.《缠河的传说》，流传于河南洛阳回族人民中间。9.《回回来源传说一种》，流传于云南昭通回族地区。

其中多数传说都是《回回原来》的异文，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具体地说回族先民来自阿拉伯麦加、有的笼统地讲来自西域，有的则说来自回纥(维吾尔)，但都提到这些东来的回族先民是男的，他们在长安娶了当地女子定居中国内地。《缠河的传说》讲的是另一种内容，但也讲到主人公的名字叫阿不都，他也与当地女子结婚而留居中国内地。

回族的称谓和关于回族来源的传说，可与史料相互印证，证明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各族人民确是形成回族的主要来源。白寿彝、韩道仁、丁毅民等编著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这样写道：“回回民族的第一个来源，也就是主要的来源，是十三世纪初开始东来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回回民族的第二个来源，是曾经久居在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阿拉伯商人。他们远在七世纪中叶就开始到中国来，先是在广州和扬州，后来是在广州、泉州和杭州。……到了十三世纪，由于大量回回的东来和东南各地之进入元的统治，他们成为后来形成回回民族的另一部分来源，这是很小的一部分来源。”“回回民族中，还有汉人的成分，这有的是因为通婚的原因。有的是因社会的、经济的和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原因。此外，回回民族中，还有蒙古人成分、维吾尔人成分、犹太人成分及别的成份。”^①我认为上面提到的中亚细亚各族人民(指居住在中亚地区，操伊朗语族和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维吾尔人等都是“西域回回”，都是回族先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回族形成民族的过程中，来自占城(今越南境内)的海南三亚穆斯林和来自苏禄国(今菲律宾境内)留居山东德州北营的部分穆斯林，也成为回族的一部分，但人数不多。

回族先民的语言

回族先民的主要部分是东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各族人民，他们初到中国内地时仍使用自己的母语。我们可以从元末人陶宗仪所著的《辍耕录》里的“嘲回回”一条看出，当时居住在杭州的回回还保留着阿拉伯语。现将有关的段落摘录于下：“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贵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街巷之人摩肩接踵，咸来窥视，至有攀檐阁窗窥者。踏翻楼屋，宾主婿妇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戏作下火文云：‘……呜呼！守白头未及一朝，赏黄花却在半响。移厨聚景园中，歇马飞来峰上，阿刺一声绝无闻，哀哉树倒胡孙散。阿老瓦、倒刺沙、别都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故借言及之。象鼻、猫眼，其貌。毳丝、头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语也。聚景园，回回丛塚在焉。飞来峰，猿猴往来之处。”^②这写的是嘲笑住在杭州的回回家发生的惨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对回回的歧视，另一方面也记载了回回使用语言的情况。“阿刺”(Alla)，现又译为“安拉”，阿拉伯语，“真主”之意。“阿老丁”(Alay al-din)等都是阿拉伯语人名。

另外，我们从《回汉自古是亲戚》这篇民间传说中，也可看到来自阿拉伯麦加的“三百多贤客，语言不通，穿戴习俗也不同”以及他们在长安娶了当地女子后，这些女子对亲戚们

① 白寿彝、韩道仁、丁毅民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5—6页，民族出版社，1957.北京。

② 转引自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25—2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银川。

讲，回回“人也好，茶饭也好，就是话听不懂”^①。在《“回回的聒听”是怎样来的》这篇民间传说中也有“西域回回人也好，单有一件，他们的话一点也听不懂”^②的讲述。这两篇民间传说都告诉我们，回族的一部分先民初到中国内地时，曾使用过阿拉伯语或西域其他民族的语言。在《灵州回回的传说》这篇传说中，讲的是回族来自回纥（即维吾尔）^③，那他们初来中国内地时，当然也就使用维吾尔语了。

唐、宋时期已定居中国内地的阿拉伯商人，在与当地汉族人民长期密切交往的过程中已使用汉语，但元代东来的一大批西域回回在初来时仍分别使用过阿拉伯语、波斯语或维吾尔语等。下面是其中一部分人使用过阿拉伯语的例子：

1. 元代许多西域回回的名字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词。例如赛典赤瞻思丁 (Sayid Ajal šams al-din)、阿合马 (Ahmad)、阿里 (Ali)、合散 (Hasan)、马合谋 (Mahmud)、纳速刺丁 (Nasir al-din)、忽辛 (Husayn)、乌马尔 (Umar)、亦不刺金 (Ibrahim)、马忽思 (Mas'ud)、你咱马丁 (Nizm al-din)、别都鲁丁 (Badr al-din) 等。应当指出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族人也多起阿拉伯语名字。但结合史料看来，其中有不少人确是阿拉伯人。

2. 元代输入的回回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名词术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词。例如1267年来自波斯的回回人扎马鲁丁 (Jamal al-din) 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并制造了“咱秃·哈刺吉” (datu halag即多环仪)、“咱秃·朔八台” (datu Sumut即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 (luhma-i-mu'waji即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徐” (luhma-i-mustawi即平纬仪)、“苦来·亦·阿儿子” (Kura-i-ard即地球仪)、“苦来·亦·撒马” (Kura-i-Samā 即天球仪)、“兀速都儿刺不定” (usturlab-asfnolab-e 即观象仪)、“阿刺的杀密刺” (ālati Samila 兼容并包仪) 等仪器和编出了“积尺” (Zidj 即天文历表)、“速瓦里可瓦气必” (Suwāli kawākib即星辰答问) 等。传入的回回数学中有《撒维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並仪式》十七部和《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其中的“撒维那罕答昔牙 (Safina handasiga 即几何学)、“呵些必牙” (hisābiya 即算数) 都是阿拉伯语词。在回回医学方面，《回回药方》原书有三十六卷，现仅存有卷十二、三十和三十四残本四册，药物名称亦多为阿拉伯语音译。

3. 1328年以前设置的“回回掌教哈的司”是专管东来的回回诉讼事务的法院。“哈的” (qadi)，阿拉伯语，即伊斯兰教法官。虽然这个机构掌管的不只是东来的阿拉伯人的诉讼事务，而是所有东来的西域回回的事务，但其法律是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法。

4. 迄今为止，在泉州等地仍保留着回族先民用阿拉伯文刻写的墓碑，在回族人家的门头和清真饭馆的字号上多贴挂着阿拉伯文写的“都瓦 (duwa祈祷)”，在回族使用的汉语中仍保留着不少阿拉伯语词汇。这是回族先民中的一部分人在历史上曾使用过阿拉伯语的遗迹。

阿拉伯语属含·闪语系，波斯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这是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由于波斯人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关系，采用了阿拉伯文字母，并在这套字母的基础上补充了几个字

① 《回族民间故事集》，5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青海回族民间故事》，24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 同本页①，579—580页。

母，便成了波斯文。波斯语中有大量阿拉伯语借词。中亚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语言中的阿拉伯语词，不少是通过波斯语吸收进来的。因为波斯语在历史上曾经是中亚各族人民兼通的书面语言。波斯语的使用在元代也是比较广泛的。回族先民中就有不少人在初来中国内地时使用波斯语。以下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明：

1. 1289年，元朝曾在北京设置回回国子学，1314年改为回回国子监，学习亦思替非文，培养译员。亦思替非文是波斯文的一种书写体。学习亦思替非文就是学习波斯文。

2. 《回回药方》中的药名，除有阿拉伯语音译外，还用波斯语加注。这说明当时还是有一部分回族的先民使用波斯语的。

3. 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 设立的四夷馆，后改为四译馆，其中便有回回馆，专门培养译员，并从事编译等工作。当时编出的《回回馆杂字》，是一部汉语、波斯语分类词汇，分为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宫殿、鸟兽、花木、器用、衣服、饮食、珠宝、声色、文史、方隅、数目、通用等十八类，有波斯文、汉字音译及汉义。下面是几个例字：

آسمان	(asman)	阿思麻尼	天
آفتاب	(aftab)	阿卜塔伯	日
ماه	(mah)	麻黑	月
باد	(bad)	巴得	风
باران	(baran)	巴兰	雨

我认为，当时的回回馆不完全是为了国外波斯人而设立的，也是为已东来定居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回回学习波斯语而设立的。

4. 迄今为止，在回族的经堂教育中，在主要学习阿拉伯文课文、经典之外，也学习波斯文的著作，例如“虎托布 (Hutubu，即《圣谕译解》)”、“古力斯坦 (Gülstan，即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蔷薇园》)”等。

5. 在我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镇回族使用的汉语中，迄今仍保存着“郭西儿” (gös，波斯语“肉”，后边加了汉语的儿化音，变成gösir > göxir)、“捏斯” (nest，波斯语“没有”。因汉语中没有ne和-st形式，便成了niesi)等词。这些词都是残留在当地回族中的波斯语。

回族先民除了早来中国内地的一部分人已使用了汉语以外，还有更多的人分别使用着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由于有一些是来自维吾尔族的，所以也有部分人使用维吾尔语。这就是元代居住在中国内地的西域回回使用语言的大致情况。

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

元代东来中国内地的西域回回，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在陕西、甘肃、宁夏、云南，以及从杭州到通县沿运河两岸的一些地带有了一片片的聚居区域，大小不等。在一些城镇中也有了围着清真寺而居住的小聚居区。其中有些是唐宋时期已定居中国沿海外贸城市的那些阿拉伯商人，经过长期的发展而经营起来的。由于回族的先民是从边疆和国外迁移来的，因此它不可能在中国内地有一块很大的聚居区，而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西域回回东来以后，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生产。商业上主要从事宰牲、皮革、饮食、珠宝、制香、制瓷、制药、运输及海外贸易，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经济特点。

由于西域回回是“外来户”，又加上大家都信仰伊斯兰教，就在心理素质、生活习俗上

有异于当地汉族，其表现是民族内聚力强。这都是共同心理的表现。

不同来源成分的西域回回定居中国内地以后，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但居住在一起，并且从事相同的生产劳动，过着习俗相同的生活，他们之间的联系与交际，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而在分别属于四个语系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汉语之中，只可能使用一种语言作为大家交际的工具。根据中国内地的条件，他们必须逐渐学会汉语作为共同的语言，才有利于内部的团结和交际。这是东来的西域回回使用汉语为共同语言的内部原因。至于西域回回中男子来到中国内地后与汉族女子通婚及与当地汉族人民多方面的密切联系，还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大汉族主义政策的影响，都使他们必须逐渐学会使用汉语。这是东来的西域回回使用汉语的外部原因。

“从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回回的经济条件、地域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已达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的程度。并且在同一时期，回回逐渐习惯于以汉语作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言。”^①

中国回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新民族。西域回回是回族先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西域回回并不等于后来形成的回族。前者是回族的主要来源，是多民族成份，后者才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汉语作为回族的共同语言被这个民族普遍使用，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的同志在研究回族形成的问题时，强调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重要纽带作用是对的。我认为，汉语在回族形成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可以这么说，回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他们逐渐普遍使用汉语的过程，回族把汉语作为共同语言了，也就意味着回族的形成。如果没有汉语作为回族的共同的语言，回族是形成不了一个民族的。在对待回族的语言问题上，我认为汉语是汉、回两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我们不能因汉、回两个民族都使用汉语，就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也不能因回族使用了汉语，就不承认回族的先民曾使用过多种语言的历史事实。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使用语言的情况也是有发展变化的。

西域回回在来中国内地后，在语言上可能也经历过双重语言制的过渡时期，即在家庭中或在同一来源的人们内部讲自己原来的母语，而在家庭外边或与另一种来源的人们及当地汉族人交际时又讲汉语。久而久之，汉语也进入了家庭，最后完全遗忘了原来的母语，而普遍使用了汉语。

各地区、各阶层的西域回回在使用汉语上，时间不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先，有的后。早在元代，已经出现了精通汉语文的回回文学家臧思、萨都拉和画家高克恭等人。但当时仍有不少西域回回是讲各自的母语的。要不，明代朱元璋决不会一当皇帝就下令禁胡服、胡语、胡姓了。^②因此，不能说在元末汉语已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我们根据一些史料看来，大概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五世纪回回才较普遍地使用汉语的，也只有在这时，回回才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白寿彝、马寿千两位先生撰写的《几种回回家谱中所反映的历史问题》一文中在论述语言问题时，同意《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一书的推断：“说十六世纪中叶已经以汉语为回

回共同语言，也许会失之较晚，而决不会失之过早的。”^①这一推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元末明初，不少回回改用汉姓，如明初大将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兰玉、冯胜、丁德兴等都是回回，却用的汉姓。明代文学家丁鹤年（1335—1424）、航海家郑和（1371—1435）等人也是回回，都使用了汉姓。入明以后，虽然仍在政府中设有回回历科，但已不专设回回司天监，而是把它合并到钦天监中去了。回回医药的专设机构也不单独设立了。这些事实都说明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五世纪，回回已较普遍地使用了汉语。到了十六世纪，陕西回族宗教学者胡登洲（1522—1597）提倡经堂教育，南京回族宗教学者王岱与更用汉文著书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著作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这更说明从十六世纪起回回不但习惯了汉族的口语，而且连宣传宗教也用汉文了。普遍使用汉语的结果，促进了回族的形成。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回回以汉语为共同语言，客观上起到了有利于回回人民向汉族人民学习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文化知识，有利于本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也有益于加强民族团结的作用。如果从今天回回的发展来回顾这一问题时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回族的语言特点

汉语是回族的共同语言，但回族使用的汉语中仍有一些不同于汉族使用的汉语的地方。我把这些不同点称作回族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是：

1. 回族使用的汉语中有大量的非汉语词。例如：

阿訇 (ahun, 本意为有学识的人, 现作“教长”讲)

尔林 (alim 本意为有学识的人, 现作“有宗教知识的人”讲)

海里凡 (halifa, 哈里发, 本意为弟子, 现作“阿訇的助手、学生”讲)

依麻木 (imam 掌教)

多斯提 (dost, 原指朋友, 现与“穆斯林”并用)

古兰 (qur'an 本意为诵读, 现作“古兰经”讲)

伊斯兰 (Islam, 原为和平之意, 现作“伊斯兰”教讲)

邦答 (bandat, 晨礼)

撇申 (pešim, 晌礼)

底盖尔 (diger, 晡礼)

沙母 (šam, 昏礼)

胡夫坦 (huftan, 宵礼)

乃玛孜 (namaz, 礼拜)

依玛尼 (iman, 信仰)

多灾海 (dozah, 火地狱)

顿亚 (dunya, 世界、世上)

赛俩目 (salam, 问安, 敬礼)

鲁海尔 (ruh, 灵魂)

台格底尔 (teqdir, 命运, 前定)

古那赫 (gunah, 罪恶)

赛瓦布 (säwäb, 原为原因之意, 现作“祈求、乞讨”讲)

卡菲尔 (kafir, 异教徒)

都士蛮 (dušman, 敌人) 等等。

有的同志把这一类的阿拉伯、波斯语词归入“经堂语”，我认为对一些有关伊斯兰教的词汇也可这样看，但回回人民口语中还有不少非汉语的词是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的。我看这些词语也应当看作是汉语与回回先民的几种语言在融合过程中残留在回回使用的汉语里原来语言的“底层”。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去打“郭西儿”，遇上了个叫“赛瓦布”的孩子，那孩子长得可有“发依代”啦！

^① 同42页注①，88页。

^① 同39页注①，18页。

^② 《日知表》，转引自林干《试论回回民族的来源及其形成》，73页。见《回族史论集》（1949—1959），1983·12，宁夏人民出版社。